

新编历史故事

楚漢演義

群雄逐鹿·項羽稱霸

張自清 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

新编历史故事

楚漢演義

群雄逐鹿
項羽稱霸

张自清 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历史故事·楚汉演义:群雄逐鹿·项羽称霸 /
张自清编著.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508-1953-5

I.①新… II.①张… III.①中国历史-汉代-通俗读物 IV.①K23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8434 号

楚汉演义[群雄逐鹿·项羽称霸]

张自清 著

出品人:江吟

责任编辑:李兵

责任出版:冯斌强

封面题字:吕国璋

封面设计:王新

插图画作:熊维明

框图采制:郑廷海

出版发行:西泠印社出版社

社址:杭州西湖文化广场 32 号 E 区 5 楼

邮编:310014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设计制作:杭州美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杭州嘉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7.5

印数:0001-3000

版次: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508-1953-5

定价:86.00 元

推陈出新 合情入理

——读新编历史故事《楚汉演义》

(序)

我与自清相识于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自清刚入伍,我在军里当文化干事。自清是个优秀的文化兵,舞台上很活跃,笔头也灵,在南京军区文化人中小有名气。岁月流转,如今已经半个世纪,“小张”早已变成“老张”,我也步入耄耋,成了名副其实的“80后”了。令人倍感欣慰的是,年近古稀的“小张”,才气、胆气、豪气均不减当年,独独不见老气;离职“赋了闲”之后,“酝酿十年、笔耕三载”,蓦地捧出一部几十万字的新编历史故事《楚汉演义》,着实可喜可贺!我一边展读,一边惊叹;看罢初稿后自清约我为这部书写个序,我十分高兴地答应了。

自司马迁的《史记》问世以来,两千多年间演绎“楚汉相争”这段历史的各类作品无数;《破釜沉舟》、《鸿门宴》、《萧何月下追韩信》、《霸王别姬》等故事,可谓家喻户晓。纵观这些作品,一是大同小异,均未跳出《史记》“框框”的局限;二是截取其中一个或几个片段、从某个侧面写的较多,全景式地展现这一波澜壮阔历史全貌的作品尚不多见。当然,也有些随心所欲的演绎反令读者难以释读。诸如:鸿门宴上不杀刘邦是项羽寡谋弱智、听不进范增的劝告;阴陵问径、樵夫故意错指,是因樵夫“一眼便认出了”此人正是杀了自己儿子的项羽;更有甚者,毫无节制地“娱乐”历史,竟然设计出吕雉倾慕项羽、刘邦调戏虞姬等“现代版”的“乱爱”情节,着实让人啼笑皆非。

十年酝酿构思、三载磨砺成文,展卷下笔之际,如此慎之又慎,故而自

清笔下的人物形象是严谨的。项羽、范增、刘邦,樊哙、项伯、张良,甚至包括“出场”不多的赵高、李斯、酈食其等,无一不是神形俱现、如立眼前。尤其是西楚霸王项羽,既脱胎于《史记》、忠于史实,同时大胆推翻了某些不合常理的“定论”,加之博采众长、广泛吸纳民间的口传,从而充分揭示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多重的性格,力求做到既推陈出新又合情人理,读之令人耳目一新。更为难得的是,自清敢于以独特全新的触角,潜心修正千百年来类似“新安坑卒”、“鸿门宴”、“锦衣夜行”说,以及“韩信弃楚”、“阴弑义帝”、“乌江自刎”等众口一词千篇一律的关于项羽的记叙,重塑项羽的无私无畏、果敢与决然,而非人云亦云。鸿门宴上原本的“寡谋、草率”,合情合理地被演绎成了豁达仗义;乌江自刎时看似当然的无可奈何,顺理成章地被演绎成了生而为英、死而为灵……让我觉着眼前一亮的还有篇末处刘邦临终前的那“一梦”。此时距项羽“乌江自刎”已经七年,“狭路相逢”之际,刘、项不禁互问:孰是人?孰是鬼?一番绝地厮杀,韩信的重新介入,新一轮“阴阳跨界”的“垓下之战”又该是谁输谁赢?是非、结局颇耐人寻味。七年间,项羽不死的“亡灵”、不散的“阴魂”,如影随形一般始终盯着刘邦,没完没了的噩梦,捉了又放、放了再追,直至刘邦在极度惊恐和魑魉绝望中一命呜呼!作者所精心设计的这一“梦境”,项羽对刘邦跨越时空的“追杀”,不仅构思新颖、令人读之忘倦,也使得故事的前后情节及项羽的人物形象更趋连贯、立体和完整。“读百家书,成一家言”,由《楚汉演义》展现在读者面前的项羽,不再是胸无大志、鲁莽愚拙,更不是杀伐无度、有勇无谋,而是骁勇善战、武德双馨,敢担当拿得起,懂知足放得下,既崇高伟大,而又生动感人的形象。

较之项羽,虞姬的形象则略显单薄了些。关于虞姬,史料提及的太少。然而,戏曲界的一出《霸王别姬》却划出一道彩虹,让后人深沉地感触到了虞美人的柔情与刚烈。文学艺术就是要从浩瀚的历史中去捕捉人性的闪光点,虞姬和项羽在血与火中相识相爱,双双又在刀光剑影中以同样的方式相继结束了生命。如此凄美悲壮的大爱,似应以浓墨重彩加以渲染和讴歌。值得称道的是,自清在完成这部初稿、认真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之后,还计划至少再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对书稿进行修改和加工。“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此种精神着实令我感动!当然,“事以简为止、言以简

为当”，相信在接下来的寻章摘句、精雕细琢之中，自清自会对书中的主要人物、重点章节，恰到好处地予以梳理，“颊上添毫”，使之日臻完美。

一部《史记》，已经流传两千多年了，今天再来重新演绎，作者试图告诉人们些什么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一边品读《楚汉演义》，一边也在久久地思索。当然，书中并没有直接作答。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逐渐展开，读者自会思考、自会给出的答案却自然而然地潜行于各个章回的字里行间。作者通过“楚汉相争”中诸多历史人物的轮番再现，着重透过项羽一生的兴衰成败，试图叩问历史；并且以史为鉴，用发人深省的方式向世人演示——“人心向善、君子怀德”，做人总得要讲点品行。什么是高尚？什么叫卑鄙？是阴谋是阳谋，迟早终将会大白于天下；善与恶、美与丑，诚信与奸诈、无私与贪婪，只要对比一下项羽和刘邦，范增与项伯、张良，钟离昧、韩信与陈平，包括书中的一些“小人物”，如迟至篇末才出现的、乌江边英雄项羽“慷慨将头赠故人”时“乌骓马投江”与“吕马童护主”，以及项羽死后，郑君、郑当时父子无视皇命，坚称“项王”、“项羽”，而绝不直呼项籍其名，直至因此被罢了官职、丢了性命！如此一比，高下立判。读罢掩卷衡断曲直，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都会自行得出答案。

记得当年，自清的扬州评话《喜怒哀乐》在《前线文艺》首发，之后《曲艺》杂志、《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丛书），以及上海的《小舞台》、江苏的《垦春泥》等军内外多家报刊纷纷转载，国家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先后颁了奖，业内的行家也称赞其曰“小巧玲珑”，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欣喜之余我曾致信勉励：这是你的“成名作”，还期待着你的“代表作”。然而此后不知何故，竟一直未能再见其较有影响的作品面世。间或收到他的不少诗作，大都是仿古体。其中一首《游黄山北海，观“梦笔生花”诸峰有所思》，我看了很喜欢：

不与五岳争高下，
厚积蓄势酿薄发。
一毫惊天云泼墨，
巨椽启梦笔生花！

含英咀华、品罢余味,我似乎读懂了自清的所思所想,又仿佛看到了他已在默默地伏案制作大篇。这是一个业余作者难能可贵的耐心和勇气。一晃又已许多年过去,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迎来了惊喜!今日捧读《楚汉演义》,当年的期望已变为现实。自清坚持按自己的历史观与艺术观写了,并且成功了。

十多年前,在我为老部队搜集史料、整理军史,组织撰写“国共合作,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的系列史评期间,自清曾送我一首小诗,现录之回赠,以期惺惺共勉:

秋雨凭窗忆识荆,
立言匡正仰赤诚。
廉颇卸甲嗟未老,
司马秉笔咏高风。
低树隐忧摇苍翠,
斜阳知暮奉晚晴。
白发古稀吁志远,
千古文章身后名!

是为序。

刘家驹

2012年春·写于北京

(作者曾任《解放军文艺》副编审、《炎黄春秋》副总编)

直抒道义 引领铿锵

——成败千古事，曲直后人评，
从项羽“十大罪状”的子虚乌有说起

(序)

我和自清是老战友了。记得自清1964年入伍时正赶上全国学习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牧骑”(文艺轻骑小分队)，我们所在的部队(原陆军第34师)为此成立了“战士文化工作队”。我任队长，自清作为新兵队挑选出的文艺骨干，一到部队便参加了当时的排练和演出。自那时候起，我们俩一块儿创作、同台表演，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

由于早年写东西我俩曾经常合作，所以这一回，我又有幸成为《楚汉演义》这部书的首批读者之一。掩卷之际，自清邀我作序，既是盛情难却，也是有感而发，我就谈两点“读后感”吧。

一是关于如何演绎历史，如何写活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楚汉演义》亦文亦史、忠于史实，为我们展现了一位既耳目一新，又真实可信，看似有几分陌生，却又是相当熟悉的西楚霸王。

演绎历史，首先必须尊重历史；然而既是“演义”，就不必完全拘泥于历史，正所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二者之间当如何把握呢？这是需要认真加以拿捏的。

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成皋之战、广武涧边，汉王刘邦在历数项羽的“十宗罪”时说道：

当初你我同受怀王之命，说好了谁先入定关中谁就做关中

王。而你却违背约定,将我支到蜀、汉,这是第一罪;你假借怀王之命,杀了卿子冠军,而自封为上将军,这是第二罪;北上救赵之后本当返回彭城复命,而你却擅自胁迫诸侯军一道开进了函谷关,这是第三罪;火烧秦宫室,掘始皇帝陵墓,私盗其财宝,是第四罪;杀降王子婴,第五罪;在新安,下令坑杀二十万秦卒,私封其将领为王,是第六罪;让自己的部下都在好地方称王,致使臣下争相叛逆,是第七罪;逐义帝出彭城,而你自己却在彭城建都,夺取韩地,合并梁、楚,扩展自己的地盘,这是第八罪;派人在江南暗杀义帝,这是第九罪;主政不公、不守信用,大逆不道、为天下人所不容,这是第十罪。

——(《江山一统·刘邦登基》第二十五回 广武涧边)

反观这段历史,说刘邦“历数项羽十宗罪”自然可信。然而,项羽究竟有没有这十宗罪?所列的十条罪状,是不是条条都能成立?倘若不能成立,司马迁又为什么仍这么写?对此,不仅传说不一,史学界本身也是众说纷纭。《楚汉演义》正是抓准这一切入点,“带着对历史和现实的沉重思考,怀着今人的责任感、使命感”,遵从历史、忠于史实,直抒道义、引领铿锵。既是演绎,也是重构,为读者还原了项羽、刘邦等众多风云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形象,塑造了一个有情有义、鲜活感人的西楚霸王。恰恰是这一点,不仅骤然增添了这部书的看点和新意,也串起了诸多散见于野史和传说中的关于“楚汉相争”的零星片断,完成了千百年来百姓心中的情感寄托。

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历史永远只属于胜利者。然而对于“胜利”这一概念的评判标准,对于“胜利者”的认识和解读,古往今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来就不那么趋同。正所谓:有人赢的是历史,有人赢的是时间;有的人赢得了整个天下,而有的人,赢得了做人的人格与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终究是人民写的”。

许多年以前曾听说过有人要为秦始皇翻案。可是无论怎么翻,秦始皇的形象始终是个“暴君”。后来又听说有的人要为曹操翻案。然而翻来翻去曹操的形象依旧是个“奸雄”!为什么?因为对一些所谓的“正史”,民心并不认

同,对于一些已经被确认了的所谓“史实”,老百姓也不买账!他们疑惑:堂堂大清朝的光绪皇上,现已证实是被砒霜给毒死的。可“正史”上不照样是“白纸黑字”记载着死于肺病肺结核吗?哪个才是真正的“史实”?考古证实: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骊山陵寝,至今还在封土堆下面保存得好好的。然而《史记》上却清清楚楚地写着:“羽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财”。就是说始皇帝的陵寝被项羽掘了,地宫中的财宝也被项羽盗了,并且“据为己有”了。

梁启超说过:二十四史,不过是一部皇帝的家史。如此看来,历史也会有另一面。所谓“正史”,其“真相”往往也会有局限性,有些时候也并非全都那么客观。因此,善良的人们还是愿意坚信祖祖辈辈的口耳心传。于是,《楚汉演义》中就有了流传至今的“二月二,龙抬头”;就有了项羽的“新安城南杀一儆百”;就有了刘邦的“一石二鸟、阴弑义帝”;就有了象棋棋盘上的“楚河汉界”、“红先黑后”,以及项羽死后,仍旧对刘邦没完没了的“追杀”……

“成败千古事,曲直后人评。”正是这些源于史料的倾情演绎,使得诸多“悬疑”得以消解,千百年的“争议”有了应答。所谓项羽的“十宗罪”,不仅一一寻到了“出处”,而且阐释得自然而然,整合得天衣无缝!原来,出自《高祖本纪》、由汉王刘邦所历数的这“十宗罪”中,大凡是像模像样的“罪名”,全都留下了“矛盾”、“无据”的硬伤,其余的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罪。

“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我热忱地为自清笔下的项羽形象叫好,为《楚汉演义》这部书叫好。

二是关于故事的语言特色。《楚汉演义》继承了传统故事的演绎风格,亦庄亦谐、声情并茂,插科打诨、妙趣横生。各章回以诗开头,以诗结尾,承上启下;通篇多叙述、简议论、少抒情;情节跌宕起伏,读之扣人心弦;浓墨重彩处,着实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不失为一部严肃隽永、大气磅礴之作。其中诗、词、联,成语、谚语、歇后语,包袱、扣子俯拾即是。看似信手拈来,却又都运用得十分贴切。应当说作者驾驭文言文、白话文的文字表现力,以及“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创造力和穿透力,的确令人称道。

果真要从“说书讲故事”的角度“挑眼儿”的话,我则建议:在仍旧保留“文白相间”这一语言特色的前提下,似应适度删减文言文的成分,增添口语化的说表。如此,则不仅可以做到“雅俗共赏”,还能进一步为“二度创作”

的“说”和“讲”提供足够的表演空间。故事是既要能够“阅”和“读”，也要能够“说”和“讲”的；源自民间、扎根于乡土的历史故事，终究还要服务于广大民众，使之更便于口口相传。我相信《楚汉演义》这部书不光是像我这样上了岁数的人看了喜欢，年轻人若是看了、听了，也同样会喜欢。

坊间有句“戏说”，叫“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儿更多指的是这两部古典名著的社会效应。不过，仅就这一点而言，故事新编《楚汉演义》当求“老少咸宜”。希望自清在此基础上千磨万砺，以尽可能地让喜欢看的人都看得懂，喜欢听的人也都听得懂。如此，定可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更广泛地推广传播，从而称得上一部“大书”。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张建文

2012年春·写于河南郑州

（作者系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第一届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代表；上世纪60年代初，曾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评为“全军优秀故事员”）

文为时著 辞以情发

——新编历史故事《楚汉演义》中的诗、词、联刍议

(序)

历史,往往只是真相的面具。当我们有机会直面和思忖某一段历史的本来面目时,诸多与之相关的“考证”、“史实”,便会于惊呼顿悟之际昭然若揭。

自清先生凭借其年过花甲的底气和锐气,心游万仞、思维敞然,厚积而薄发地挥就了这部新编历史故事《楚汉演义》;融历史内涵与作者的人生感悟于一体,铿锵之声跃然于纸上!书中时见充满现代意识和人文精神的大悲失、大志向,既生动、深刻地还原或再现了“楚汉相争”中的历史人物风貌,又以作者自身的艺术修养,为新编故事中的诸多铁血男儿、为他们所际遇的壮丽人生,见魂见魄地替当下的时代吐出了以诗魂铸灵魂的瑰丽气韵,谱写了一曲曲仿古而又通今的古风新章。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穿插于《楚汉演义》各个章回中的二百余首古体诗词,以及随处可见的至少百多副对联,读来颇觉厚重、精当,有着丰厚的千里风物乃至万象纷呈的悯怀泪伤之情!这些传统意义上的诗词作品鲜活地结合历史与时事,于望远怀古之际将千秋尘世之沧桑,鲜明地赋予了诗家的期冀或舛望,使之旧事化作新题。让读者于以小见大的佳构精品中,露珠映日般地感触到了由传情妙笔所“演绎”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甚而由此所悟出的那些永远鲜活的生命与依旧浓浓的情怀,均似在深情地谱写着或慷慨悲歌、或柔婉凄美的历史开创者们的理想与抱负。

卷首一曲《临江仙·谒乌江亭项王祠,观大江东去》:

狂飙卷动乌江底,大潮斫岸排空!苍鹰悲号唤梟雄。云开俯掠水,雾起盘旋中。

纵览雪涛惊万顷,壮哉无言有声!浪花一瞬眷无穷。灿若流星闪,英气贯长虹。

短诗诸如:

喜缘寒尽潜春踪,
依栏看剑夜引弓。
人在江东点西域,
只待新雷第一声!(《群雄逐鹿·项羽称霸》第四回 流亡江东)

当年战地草木腥,
日暮千旗火生风。
白骨已作中原土,
惊魂犹傍巨鹿城。(《群雄逐鹿·项羽称霸》第二十四回 剿灭王离)

无一不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屈伸有度且张弛纵横;若行云流水,似宝剑出鞘,引领读者于感慨古人雄才伟略的同时,不得不击节称叹诗词中所流淌的这千古不逝的万丈豪情!

古体诗词不光讲究声律,重要的是要有意境、有灵气;有了灵气就有张力,就能动起来。关于虞姬的两首诗,读来也颇具动感:

临池沉鱼落雁,
离水闭月羞花。
乡间婀娜淑女,
马上绝代风华!(《群雄逐鹿·项羽称霸》第五回 乌骓得主)

帐下虞姬拭泪痕，
慷慨歌罢气如云。
一剑不负君王意，
花界从此添女贞。（《江山一统·刘邦登基》第三十二回 霸王别姬）

同是虞姬，前为窈窕淑女，后乃巾帼贞烈，因场景不同，诗的意境迥异；寥寥数语，言情言志，各表活灵活现！

书中偶见几首打油诗，试举其中两例：

暴得大名抖得欢，
鸡犬升天成定然。
身首异处浑不觉，
贪鄙弄权惹祸端！（《群雄逐鹿·项羽称霸》第二十二回 兵临巨鹿）

几度抛梭织锦囊，
把酒问鼎论兴亡。
可叹内鬼撒泡尿，
坏了高人一锅汤！（《群雄逐鹿·项羽称霸》第三十二回 定计设宴）

既通俗诙谐，且暗含讥讽。当下不少读者，甚至包括部分写家，粗率地以为顺口溜就是“打油诗”，五言、七言就是“古体”；甚至于随随便便整两句，只要字数相等、排列整齐，就可以称之为“对联”了。殊不知，这是对古诗词和对联的极大误解。题旨、立意姑且不谈，诗词不讲格律、对仗，对联不求上仄、下平，不仅不利于古诗词的普及、传承和发展，日常生活中也时常会闹出笑话来。君不见：家喻户晓的节目主持人分不清楚诗和词，颇有身份的艺术名家，竟然会把对联的上、下联给念反了。这些不都是常有的事吗？相比之下，新编历史故事《楚汉演义》虽非诗词专著，然而，其中的长吟短唱，却能够借鉴古之经典，拟古而化、字斟句酌，力求做到规范、工整、严谨；间或有悟彻世事、参透人生的篇什，因其在继承和发扬的同时，包含了有益而积

极的探索,故而可言:毫不逊色于同类作品!

既非诗词专著,而且又是洋洋洒洒二三百首,个中的瑕疵自然是在所难免的。如卷首词《临江仙》起句“狂飙卷动乌江底”,若能严格依据词谱将“平平仄仄平平仄”改成“平仄仄平平仄仄”当然更好些。然而这必须建立在其原有的气势丝毫不减的前提下,否则未必强求。古诗词的一些固有格律是一定要严格遵循的,如《临江仙》为六十字,前后片各五句,三平韵,另两句(包括起句)均落于仄声。其余的,则未必都要拘泥于古人,对比词意的实际效果,有节制地破格也未尝不可。毕竟“词谱”中所有的“词牌”,其格律均源于词,皆因某一首著名的词的格律而定。人们所熟知的“豪放派”词人的代表作——苏轼的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恰恰就是不仅破律而且变格,平仄、断句,甚至包括韵脚,均非完全依照“词谱”。然而因其脍炙人口,而且一改此前“婉约派”的词风,从此,“大江东去”成了千古传诵的经典名篇。

文为时著,辞以情发。自清先生在努力使传统诗词更好地发挥出自身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这方面,显然已为我们做得很好了。在当今网络时代文学的多元格局之下,古诗词依旧占有一席之地,依然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除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尊重和悉心呵护,想来对于像自清先生这样执著地、试图于自己所营造的领域,尽可能地做到局部完美,此等诗外的功夫,相信于诗人、于世人,定然亦会功莫大焉的。

顾 偕

2012年5月·写于广州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诗人,第五届全国青年作家代表会议代表;现任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击节叹赏 乘羽飞歌

——读《楚汉演义》有感，作歌以和之

(序)

自清曾是才华横溢的部队文艺骨干，能编、能演，且为人正直、豪爽。我与自清还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一块儿创作《“九大”组歌》以及大型歌舞剧《百万雄师过大江》时相识的；岁月匆匆，当年的自清还是二十刚出头的大小伙子，如今竟也已“白发上苍苍”了。

分手多年后，有幸收到自清的潜心力作——新编历史故事《楚汉演义》之初稿，读后着实激动不已。这是一部有见地、有特色，有豪气、有文采，有着独到的历史观和文学展现的著述。自清的本意是希望我阅后能对该书中的诗、词、联提提意见和建议的，然而我却已被自清笔下“西楚霸王”的感人形象所深深打动，禁不住由衷地击节称叹：“项羽乃真英雄也！”

我不擅评论，“文长则冗，文短则缺”，且“妙不可尽之于言，事不可穷之于笔”。三复而思，还是用我的“老行当”作歌以和之。谨此奉上歌词六首：

- 一、《楚山吴水唱霸王》；
- 二、《战地花香——虞美人》；
- 三、《战神之歌》；
- 四、《船夫一叹大江吼》；
- 五、《乌骓——霸王未还马不归》；
- 六、《西楚霸王辞》。

阅罢掩卷，匆匆草成；既是还自清一笑，同时也是借此机会抒发我对英

雄项羽“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须臾而又辉煌之悲壮人生的敬仰之情。如以为可，并选其中的一首或几首回归至书中相应的章节，则更是如我所愿，且令我欣慰的。

唐朝诗人张籍曾有《老将》一诗，诗曰：

鬓衰头似雪，
行步急如风。
不怕骑生马，
犹能挽硬弓。

愿借其意与自清共勉。我祝新编历史故事《楚汉演义》这部书早日面世，并由衷地预祝自清——心如老骥常千里；诚如书中所引的“春秋霸主”楚庄王所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写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歌词附后（编者附注：见于相关章回正文，此处略）。

任红举

2012年10月·写于上海

（作者系著名词作家，曾为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创作室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退休后获中国作协及中国文联颁发的从业60周年创作贡献奖章）